



电影版《茶馆》里的黄胖子。

究‘生旦净末丑’。”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、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告诉记者：“戏剧影视艺术本质上是反映生活的，角色来自千行百业，人物在高矮胖瘦、外貌气质上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。为了更好地传达生活，演员的外在形象应当更多生活化，而不是偶像化。因此，艺术院校过去招收‘生旦净末丑’、招收各种类型学生的传统路径，其实是有道理的。”

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艺考大概还是老一辈艺术家戴着老花镜，在一群年轻人中间“慧眼识珠”的浪漫江湖。但刘海波指出：今天的艺考招生流程，已非常讲求“程序正义”。

为了杜绝人情条子、防范暗箱操作，现在的艺术类院校表演系面试极其严苛——考官必须严格保密，考题当场随机抽取，线上初试甚至都要架两个机位防作弊。到了打分环节，通常实行的是考官之间互不交流、严禁讨论的“背靠背”机制。

这种程序上的公平初衷是很好的——却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：中庸化。

在刘海波看来，艺术人才最宝贵的是个性和不可替代的辨识度。如果把一个学生最个性化的特质算作100分，在集体打分下，个性强的考生往往面临两极分化的评价——有的考官惊为天人，有的考官觉得不可接受。“反而是各方面挑不出大毛病、但也谈不上多惊艳的学生，容易拿到稳定的中等偏上分数。”刘海波打了个比方，这就像高考阅卷，四平八稳的作文永远比兵行险着的怪才更容易安全过关。

但生活本身是庞杂的，有贩夫走卒，有引车卖浆者，外貌气质千差万别。如果演员的入口全成了“白富美”“高富帅”，那么台上的生活难免就要失了真。

更微妙的心理，还在于“避险逻辑”。如今网络舆论很敏感，招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帅哥美女进校，大家觉得顺理成章；如果某位考官凭借直觉，坚持招进一个长相平平、五官不那么端正的学生，一旦被推到聚光灯下，很可能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：这人凭什么能当明星？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

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安全考量下，符合大众常规审美的“高富帅”和“白富美”，自然成了最稳妥的公约数。

于是，过去那种老艺术家力排众议、哪怕违背常规也要把某